

定盦全集

一函
函十二册

刻定齋文集緣起

定齋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聞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秘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必鋟爲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卽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嶠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 大聖人出熏沐 醲化翊扶 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之弗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秘得藏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實箴猷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

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喻雞鶩雉文采於走獸則黃鵠赤
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蜜蟻九竈絲之工巧草則
菖蒲蘼蕪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
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恒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聖草雲五
色而成雷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
九尾麟趾馮蹄騏驎微籀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礪移符蓂莢應月以成朔望
蕙蕭生風以易炎涼旂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璫帶紫脫簪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
綠字熊羆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人文順賁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
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
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
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日仁和龔君定
謚一日邵陽魏君默深定龔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
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塘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
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鑿夷泗邇
邇年合乍分若續若斷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

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日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國家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佞屈而聲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固歸早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昔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選近於僻巷不及通姓名時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書案示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不少卒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

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謂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擁山岩空青珊瑚墻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香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升貫築以煑之爲鬱豐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醕如郡國往住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

縱干

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

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鑑謹纂

定盦文錄叙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旣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有二卷題曰定盦文錄又輯其考證雜著詩詞十二卷題曰定盦外

錄皆可殺青付繕寫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于天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擅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火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復所愈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之學已不能兼誼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苟況楊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憤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古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貽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猷酬躋勒差而出入況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闢金水內景者外闢外闢斯內照愈專君憤於外事而文事窳奧洞闢自成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錮之深淵絨以鐵石土花繡蝕千百載後發鏤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堯祚字環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自其九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方以文學世其家魏源纂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爲神思銘

燕昭王求仙臺賦

平均篇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釋風

黃山銘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皇朝碩輔頌序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崑山徐尙書代書集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送歙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農宗

海門先齋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卷中

家塾策問

陳碩甫所箸書序

答人求墓銘書

西域置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聲類表序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宋先生述

擬上今方音表

知歸子讚

定齋七銘

與江居士箋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盦文集

卷上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孌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簪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歛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輦輓。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利。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疚。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熨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延萬重。樓中有鑑。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錢錢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仙臺賦

燕昭王登虜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黥黥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茵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甦。舒萬民。勲茶於是。王乃凭窻而望之。

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如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閤。僂星辰招鸞翌。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擎。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惛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嫌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氛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以福降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燁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殖鮮道德。藥餌雲霞。淡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延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

之宮名其臺曰求仙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象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貪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醴。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孟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掘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曩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瘡遠則亡。瘡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自爲計。蓋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跼。富者安。貧者曰瘡傾。富者曰瘡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賤不相齊之爲。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淳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師候

望而告氣。東無睹水。西無睹財。南無睹粟。北無睹土。南無睹民。北無睹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美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睹水。西有睹財。南有睹粟。北有睹土。南有睹民。北有睹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坱坱多曰。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憊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憊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憊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

堡必有肆十家之材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睚眦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憂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掘四注掘之天掘之地注之民掘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掘之天注之地掘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掘彼注茲可以饑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

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更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然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

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

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療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曰。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法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

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攘。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書。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旦拔古之刺。今囂然有聲氣矣。

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者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黷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隤。